讀禮通考

三十六之九

口 12
1163
127

越後三浦宗春君遺贈此書以為其先祖記念雜時明治廿九年六月三十日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六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七

變除表

疾病	始死						
男子改服 鄭云爲賓客來問亦朝服也	羔羊豕冠	者易之 鄭云易去朝服著深衣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雞斯徒跣	扱上衽 鄭云雞斯當作笄纚去冠徒空		同 戴云父卒始有母之喪							
			同 戴云父在始有母之喪							
			同 戴云始有曾祖父母之喪							
			同 戴云始有從父兄弟之喪							
			同 戴云始有叔父下殤之喪							
			同 戴云始有族祖父叔父之喪							

飯含	主人面南	同						也無屨空跣○疏深衣上衽掖之於帶○戴云始有父之喪○惟父爲長子不笄纚徒跣餘皆同
	左袒掖諸		同					
	右實米惟							
	盈主人襲							
	反位	疏云祖則露形○襲則復著衣○敖云已飯襲服尚布深衣十五升						
瞑明不斂	襲經	鄭云士素委貌	同					
	環經	鄭云士素委貌	白麻屨無絇	同	同	同	同	

奉尸侯于堂	主人括髮	衆主人免	同					此經爲○疏要絰一股而纏
馮尸	袒	同						
	首絰	麻	牡麻首絰	同	同	同	同	牡麻爲之
	絞帶	衆主人布	同	同	同	同	同	
	要絰	鄭云象革帶	帶	鄭云深衣以下用布				
	主人拜賓							
	即位							
	絰	敖云絰著絰帶也						
	首要絰	崔云	牡麻要絰	同	散垂			
	同	散垂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大功以上散帶垂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小功緦麻初而絞之	澡麻帶	鄭云澡麻猶治也				

大斂	主人及親者袒										士喪禮小斂袒于括髮之前陳首絰大本在上亦散帶兩下本在左要垂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
二日殯	卒塗主人復位襲										
既殯	主人脫髦	鄭云子生三月鬌髮長大猶以爲飾曰髦父死脫左母死脫右									
三日成服	皆杖										
杖	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	同								
帶	絞帶	麻帶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殤服不絞垂未成人文不縛也
冠	冠繩纓布六升	冠布纓布七升	同	布八升	同	降服布七升正服八升	同	布九升	同	殤服正服布十升義	同
衰	衰裳不緝	衰裳緝	降服同	布五升負版辟積唯	同	降服布四升正服五升	同	殤服布七升正服八升	同	殤服布十升義服十升	冠澡纓布十五升抽其半
屨	菅屨	疏屨	同	麻屨	繩屨	同	寢有席	牀	同		
居處	居倚廬	同	居堊室	同	同	寢苫枕由	同	寢苫枕由	同		
車	乘木車不漆										

父生爲母同餘如不杖　父在爲母同餘如不杖　父生爲母同餘如不杖　父在爲母同餘如不杖　衰裳治其喪如二升小功而成布四升半　總衰治其喪如二升升義服五升〇一升義服十升　總衰冠布八升二升　服布十一升〇縫向左正服十一升義服十升　總衰冠布八升二升　子於父母有子義服六升之　升辟積之縫向左　升義服九升　升正服八升　升正服十升　升正服十升　升義服十升　升義服十升　升辟積之　升義服十

將啓	卒簽卜日	簽它
男子免喪服同	有事于尸則去杖	主人皆往免絰教在室主人亦行也
同		
同		
同		

蒲蔽以蒲爲蔽

犬禊尾繫疏飾白犬皮爲覆笭尾爲戈殺疏布爲緣

小服皆疏服當作箙○疏云此遭喪所乘貨賤皆同

小記	啓遷	載	祖	公賵
散帶垂儀禮疏云男子免髽帶垂皆小斂之節啟殯亦見尸柩變同小斂時	主人袒啟遷于祖正柩主人襲	主人袒乃載卒束襲	祖商祝御柩乃祖襲	主人及衆主人袒賓

柩行	窆	贈	三月葬	
主人袒乃行出宮襲	屬引主人袒乃窆主人襲	贈用制幣玄纁卒袒拜賓襲	弁絰葛而葬檀弓○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以葛爲環絰○大夫上三月而葬○崔云士則素委	出襲

虞	布席	迎尸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一人衰絰奉簠哭從尸（鄭云主人兄弟）
同（免）		
同（免）		
同（散帶垂）		
同		
同		
同（爲兄弟既除喪及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散帶垂也）

虞	布席	迎尸
及虞則皆同免		及虞則皆同
杖不入於室		
同		
同		
同		
同		
同		

虞	祔	練	祥	禫
卒哭獻畢同乃饋賓出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鄭云當變麻受之以葛也）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祝布席主人倚杖入
同	一人衰絰奉簠哭從尸（鄭云主人兄弟）	一人衰絰奉簠哭從尸（鄭云主人兄弟）	一人衰絰奉簠哭從尸（鄭云主人兄弟）	一人衰絰奉簠哭從尸（鄭云主人兄弟）
同	及虞則皆同免	及虞則皆同免	及虞則皆同免	及虞則皆同免
同	杖不入於室	杖不入於室	杖不入於室	杖不入於室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受服冠	虞	祔	練	祥	禫
正服冠六升受冠七升	降服冠七同	降服冠七同	降服冠七同	降服冠七同	降服冠七同
義服冠六升	義服冠八升無受	義服冠八升無受	義服冠八升無受	義服冠八升無受	義服冠八升無受
正服冠六升受冠七升	降服冠九殤降服冠十升無受	降服冠九殤降服冠十升無受	降服冠九殤降服冠十升無受	降服冠九殤降服冠十升無受	降服冠九殤降服冠十升無受
義服冠六升	成人降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	成人降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	成人降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	成人降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	成人降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
正服冠八升受冠九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正服冠十升受冠十一升無受
義服冠九	降服冠十一升無受抽其半無受（降義同）	降服冠十一升無受抽其半無受（降義同）	降服冠十一升無受抽其半無受（降義同）	降服冠十一升無受抽其半無受（降義同）	降服冠十一升無受抽其半無受（降義同）

衰					
正服衰三升受冠十升	降服衰四同				
升既葬以升既葬以其冠爲受	同				
衰六升	衰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正服衰五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義服衰六	義服衰六殤降服衰七升無受	殤降服衰十五升七升無受	義服冠十二升無受	一升	
	成人降服衰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	成人降服衰十升無受	義服冠十二升無受	一升受冠十二升	
	正服衰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	正服衰十一升無受	義服冠十二升無受	一升	
	義服衰八	義服衰十			
	二升無受	二升無受			

經					
去麻服葛同	同				
葛帶三重	同				
即葛鄭曰受麻	即葛鄭曰小功				
即葛鄭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即葛鄭曰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仍舊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詩白衰冠升數及受服出木經記及賈氏疏又白賈版適衰三者用與不用未詳

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

其冠爲受衰十升

義服衰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

總衰既葬除之冠衰中無受

	帶	首絰	杖	屨	居處	舉
	絞帶疏云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布帶變麻服布與義可也	葛首絰疏云同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	不變	受齊衰前未詳	柱楣翦屏	
	同	同	同	未詳	苄翦不納方曰柱廬間之楣翦倭屏之蓆○鄭云苄蒲草也	
	同	同	同	未詳	蘆廬	乘素車士望
		同	未詳	未詳		
		即葛	未詳	未詳		
		即葛				

祔	五月	七月	
杖不升于堂			蔡氏獻藉草爲敷
小服皆素			犬褥素飾士縮爲緣
			齊衰三月除
			大功中殤服除殤之喪者其祭也
			小功服除
			緦麻服除

期而小祥

期之喪十一月
絲衣 鄭云父在爲母也○雜記

必去 鄭曰殤無變文
不緝去冠去端
黃裳而祭不朝
服未純吉也於
成人爲釋禫之
服

總衰服除

大功長殤
服除

成人大功
服除

練祭

斬衰三年

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疏曰練爲小祥男子除首絰唯要絰病尚

期之喪十一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 鄭云父在爲母也○雜記

同 伯叔以下服除

齊衰三年

練服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 喪服四制○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

筮日筮尸皆有實不言視濯深故猶有杖屨又變繩爲小祥前日豫筮也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疏曰練爲小祥男子除首絰唯要絰病尚事輕無賓也○喪服小記

同

同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期而小祥練冠綠緣 間傳○疏曰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綠爲領緣也

同

衰 功衰案此即前疏所云以卒哭後冠受其衰也○黃氏曰練再受服經傳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章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裳三升裳七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案大功之布有三等而七升為最重也橫渠曰練衣沿緣者緣為淺絳色爾雅云一染言功衰○司馬溫公曰古者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

中衣 練練衣黃裏緣緣疏練為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謂之緣三染謂之纁

經 葛要絰疏曰男子去首絰惟餘要絰也

屨 繩屨無約疏曰父喪苴屨卒哭受齊衰則麤屨小祥後受大功繩麻屨也約屨頭飾吉有喪無

琪 角琪疏曰琪充耳也人君用玉為之卿大夫以下用角為之

裘 麋裘衡長袪袪裨之一可也疏曰裘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以之前裘欲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裘上有裨裨內有練中衣中衣勾有褶裨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勾有褶衣裨衣內有裘裘內有常著襦衣○檀弓

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要首婦人重帶疏云以首尊乎要婦人避男子而重帶耳○間傳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疏曰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除喪亦為天道減殺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此除喪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喪服小記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鄭云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疏姓生也孫昌孕子之所生○玉藻○案此孫應期服此時已除猶未純吉

屨處 期而小祥居堊室閭傳

車 乘藻車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

藻蔽以蒼繒為蔽

鹿淺幦革飾以鹿夏皮為覆軾之以所治去毛者緣之

祥祭 再期而大祥

二十五月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年問○崔云斬衰二十五月而畢自始死之月數起至第三年所死之月凡二十五月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疏於祥祭前日豫告祥祭之期朝服謂縞衣素裳

同 同 同 同 同

祥服	冠	祥因其故服 疏明旦祥之時因著前日故朝服也○雜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蒯云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檀弓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鄭曰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此○玉藻素冠 朱曰既祥之冠也○檀弧
	衣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鄭云疏縞縞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素衣
	杖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屨	既祥白屨無絇 有子蓋既祥絲屨組纓 鄭云譏其早也○疏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檀弓
居處		居復寢
車		乘駹車 邊側有漆

禫祭		二十七月中月而禫 鄭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士虞記○疏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七月而禫
禫服	禫而纖	玄衣黃裳 鄭云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無所不珮 鄭云黑經白緯爲纖○玉藻云纖冠采纓○鄭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縓冠縓纖純
居處	禫而牀	禫而牀 間傳
車		乘漆車 黑車
蕈蔽		蕈蔽 蕈席漆即成藩
飾		豻禊雀飾 豻胡犬名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緋也
喻月吉祭		玄冠朝服
既祭所服		玄端而居

婦人變除表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始死

布深衣縞 母爲長子斬爲女子在室爲母君之長子皆不杖不徒跣不扱上衽 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父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母爲兄弟姊妹適人者爲昆弟之子女子子皆不杖不徒跣不扱上衽 姑姊妹適人者爲兄弟皆不杖不徒跣不扱上衽 總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道而聞舅姑之喪如之何女改服徒跣不扱上衽有深衣縞總以趨喪鄭云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疏縞白絹也總束髮也○崔云婦人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 總餘與男子同 男子有始死素冠縗徒跣女子衽 總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去笄而纚 齊衰 同 大功 同 小功 同 緦麻 同

去笄而纚 士喪禮註○崔云始死婦人去纚髮同崔誤也

吉屨無約 同 同 同

						卒斂馮尸主人括髮則婦人應麻髮	
				動尸舉柩	同	同	
				袒而踊婦人不宜袒			
				要絰以苴麻為之與男子同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同	同	
				首絰與男子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帛帀記其異○按曰婦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殤服澡麻為之不絰	疏衰裳牡麻絰

算	總	三日成服		
		婦人皆杖		人斬衰之婦不與首絰皆用苴麻以其卒哭無變至祥乃除故聖人權其前後輕重之宜而於始死時用牡麻為之也○案此說與黃氏異
簡算長尺	布總六升	降服布七升正服八升並六寸		
惡笄櫛笄同	長六寸	喪服傳○鄭云總束髮既束其末又總其末長六寸紒後所垂義服同前		
喪服傳○鄭云以竹為之也以榛為之長一尺	總八升	降服布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長八寸	檀弓	
	布九升長八寸	殤服布六升長八寸正服布十一升長八寸義服布十二升長八寸		
		同唯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妾為女君惡笄以骨為之		
		黃曰案女子子既卒哭折吉笄之首又婦人相弔者吉笄無首		

將降	杖	衰	髽
丈夫髽	麻	布三升 制 降服四升正服	於男子括髮之時
云布髽	優	同五升緝裁外展 布五升	已用麻髽今既
同	未詳	男子但無帶下	成服男子著冠
同	與男子同	之裳內展之餘	婦人只露紒之
同		又無衽○其裳同前	髽
同		之制用布六幅	
同		破爲十二幅如	
同		深衣二下連綴	
同		於衣故婦人但	
同		言裳不言裳	
同		降服布四升正服	同
同		五升緝裁外展六	
同		升自此以下制	
同		並同前但未必	
同		有負版辟領及	
同		當脅之裳也	
同		殤服布七升正 布十五升抽其	
同		服八升義服 服十升義服半	
同		九升 十三升	

笄有首餘未詳

大功以下之笄或亦然與

同 杖期以下 男子括髮時已用布髽今成服亦只露紒之髽

大功以下 踈云無髽

笄	受服總	
箭笄 無變	布七升	髽是婦人之髽免是男子之變丈夫不見免婦人見其髽互文也喪服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成服時婦人只是露紒至啓殯時復用麻髽○若賓客弔男子著免之時則用布髽
惡笄 無變	降服布八升正服九升	
惡笄 無變	正服布九升	
同	降服布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一升	
未詳	降服布十升正服布十二升義服布十三升	
未詳	無受	
未詳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 鄭云婦人質於喪有除無變○疏舉齊衰則斬衰可知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子折笄首以笄

髮

首絰

露紒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鄭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葛帶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盧記

同

以葛易麻

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鄭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而著吉笄

婦人葛絰

同

同

同

同

孔疏云以下無

同

同

同

衰

而麻帶 鄭云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少儀

布六升其制同成服負適衰用八升與不用未詳

降服七升正服

正服公升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降服布十升正服義服布十二升

無受

帶

婦人不葛麻帶 鄭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直變首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葛與男子同○檀弓

同

同

黃云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之婦人則易要帶為葛要絰時亦未脫麻耳

絞受服

女子子在室至小祥祭受衰七

升總八升
嫁反者亦
如之 黃氏受服圖
婦人除乎
帶 鄭云婦人重帶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疏云婦人既重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故須五分去一

乾學案儀禮經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不言受服而惡笄麻帶顯無變易所謂婦人尚質而少變也唯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條註云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

衲乃脫麻服葛故士虞禮云至衲葛帶則位

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疏云不杖期章女子子嫁爲父母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冠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曰受以三年之喪受也虞已前未被出受以出嫁之受八升衰裳九升總虞後乃被出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亦與之同也勉齋序次諸受服皆從此推出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經筵讀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八

通論

問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注芊今之蒲草也此齊衰多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疏此明五服精細之異芊翦不納芊爲蒲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曰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篇二等也案喪服記大功八升若十一升此云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鄭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方慤曰杜盧間之楣以為之固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有正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

陸佃曰芊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於柱置楣而已此期而席居堊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蓋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其言既虞卒哭杜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歟

陳祥道曰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四升義服也齊衰大功十一升降服也十二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為受冠七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大升以其冠為受冠七升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四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

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六升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鉢鉢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為不同邪至大功降正又與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晁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多故王之大祭衣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弔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緦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白虎通德論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蕭竿繩纓苴杖為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戴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

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歷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釋名三日不生生者成服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經實也傷摧之實也絞帶絞麻緦爲帶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期曰齊齊也九月曰大功其布如麤大之功不善治練之也小功精細之功小有飾也緦麻緦絲也錫衰錫治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疑凝也凝於吉也緦細如緦也疏疏如緦也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弁經如爵弁而素如經也

車垓內外服制通釋正服正先祖之體本族之正也故曰正服加服者增也本體輕而增之於重如孫爲祖本服期或以適孫承祖則服斬衰三年若此之類名曰加服降服降者下也減也本服重而減之從輕如子爲父母本服三年或爲人後則爲本生服期年爾若此之類名爲降服義服元非本族以義相聚而爲之服如夫爲妻舅姑爲子婦之類名曰義服

徐駿五服集證問如何謂之正服答曰正者先祖之體本族之正故曰正服問如何謂之加服答曰加者增也添也本服輕而加之重謂孫爲祖本服期年而適孫承祖後重加之斬衰三年故曰加服問如何謂之降服答曰降者下也貶也本服重而降之從輕謂子爲母本服三年之喪其母被出或改嫁子服期年之類故曰降服問如何謂之義服答曰義者原非本

族因義共處而有服者謂壻服緦麻妻服期之類故曰義服問如何謂之報服荅曰報者互相報服也謂如兄爲弟服期弟爲兄亦服期姒婦爲娣婦服小功娣婦爲姒婦亦服小功蓋兄弟妯娌遞互相報之類

故曰報服

駱問禮曰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又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即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藏面而眞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又巾無考至於深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日不服深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詆之爲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辨賤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衆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粱冠衰絰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禮者察之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二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約

戒喪無節速故無約

孫爲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父爲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爲父同妻爲夫妾爲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子同也○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約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爲母同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爲母同也○齊衰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約爲出母慈母繼母

鼻繩連以爲行

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爲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爲母同）夫爲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爲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上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天子諸侯大夫爲適子適孫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爲次飲食衎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姪之殤與爲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

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約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爲父斬衰始死笄纚如故斬衰者斷其布不緝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繒綃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衰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以深衣上衽掖於要帶中以便事扱上衽徒跣交手哭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以餘與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胷拊心哭泣無數鞶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衰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周之喪全二日不食故四不

食也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月爾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與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爲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纚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夾牀東西面婦人夾牀西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士之喪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往哭不於子弟之宮設哀次女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笄纚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約拊心哭泣無數不絕其踊不絕地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爲父同○吳射慈云夫爲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白布深衣吉屨無約尸襲之時亦哭踊衣十五升○晉杜元凱云父在爲母冠衰絰帶皆疏衰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擗踊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綃頭之類也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

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捶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母同伯叔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

斬衰變齊辨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衰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衰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案卒哭更以六升布爲衰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衰若如斯言以大功之衰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爲差故大喪初衰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衰然後爲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繫衰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且爲父初以三升之衰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衰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爲衰輕於爲父也顗又難曰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衰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爾今斬止一周稱爲三年未爲無見休寧又云三年之喪再周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得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衰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案禮爲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衰六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衰母緝

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旣虞受以斬衰之受非更斬也魏顗又云要記稱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其服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減斬喜又云父爲長子斬衰母爲齊衰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衰所以別爾非謂明終斬之議邪孔注問徐邈云斬衰三年或旣虞衰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旣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爲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邪邈荅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爲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服齊衰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髽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荅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仟就以爲之制要以減性爲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旣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爾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崔靈恩喪服變除論立義旣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

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知者鄭注士喪禮云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約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云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髽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

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扱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扱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

人髽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髮故士喪禮云主人髽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首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絰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爾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

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案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緣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約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間傳所謂禫而纖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玄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孔氏正義曰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而爲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

通典五服成服及變除附周制喪服斬衰菅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衰菅苴絰大搹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如前皆三重冠六升外縫條屬右縫菅屨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衰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者麻之有黃者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升長六十箭筭長一尺髽衰三年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衰裳七升布

為冠纓帶亦如之一辟積博三寸偶結於前蘆屨內納葛
經首經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經去一
以為要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縒之食麤食
水飲翦屏柱楣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杖即位哭婦人亦
以六升布為總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
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緣為領袖
緣以練帶繩屨無約其腰絰縮一股去之飯素食有菜
菓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壁在中門外屋下西向
開戶適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
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
袖緣皆然素冠縞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絰棄
杖白麻屨無約食醯醬乾肉出壁室始居內寢二十七
月而禫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
冠而綵纓繡帶緣中衣吉屨無約革帶得佩紛帨之屬
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
禮成矣○疏衰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
年者謂齊衰三年既殯成服以麤衰四升為衰裳六升
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
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為腰絰削桐木為杖長與心齊
下本大如腰絰蔗削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
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
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亟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約之
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絰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
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
衰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絰首絰大
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

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衰同踰月復平常○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衰杖周降服四升爲衰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爲衰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爲衰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繩絰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爲衰裳八升布爲冠纓絰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繭木爲枕不脫絰帶朝夕即位哭○殤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爲衰裳十升布爲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爲首絰大五十七分半腰絰四十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絰繩屨張帷爲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醬既葬除絰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二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正服八升布爲衰裳其冠十一升絰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爲衰裳冠十一升變麻絰服葛絰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約踰月復吉○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爲衰裳冠十二升澡麻絶本爲絰大四寸六分腰絰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絶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爲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葬而除絰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正服十一升布爲衰裳義服十二升布爲衰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絶本爲絰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絰大二寸九分衰裳如故寢

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爲衰裳及冠纓帶首絰亦澡麻絶本大三寸七分腰絰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絢寢有牀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南齊書有司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於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隋書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牛弘等定儀注弘以三年之喪祥練具有隆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法象三年詔曰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服期豈容期內而更小祥三年之喪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期喪有練於理未安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姪則布葛在躬麤麤服未改豈非姪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豈聖人之意也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乾學案母之期喪所以有練祥禫之禮者因孝子不得遂其三年聖人知其心有所歉故制爲此禮以申其情使於一期之外更加一時以別於他服之期爾苟無練何以有祥禫廢練而存祥禫是無期年而有再期也此豈

達於禮意者乎隋文固不學無術大臣如牛弘頗號知禮乃忽翻此論以隳前典誠可怪也考之禮夫之喪妻亦然蓋夫當主妻之喪故因子有練祥禫之節而隨之以制服隋既廢母之練則妻之廢練可知矣至唐增母服爲三年此禮遂無所用而妻喪之祥禫亦因之以廢昔人論妻之喪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服之此不易之論也祥禫之禮廢則竟同於他服之期而無所別矣此亦論禮者所宜深究其得失也

唐制天子崩三十六日釋服至開元時更制二十七日而釋宋以後因之

乾學案上漢魏兩條及此條乃天子之權制非臣民之通例也以屢朝大禮所繫故亦載之

張子全書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唯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嘗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不弔又服問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

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爾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乾學案小祥易以功衰張子說是已至練之爲義蓋用練治之布爲冠故名之爲練非練其布以爲衰也乃謂練其功衰而衣之得毋竟同於吉服乎禮無正文雖大儒之言不敢不辯

呂大臨曰斬疏總大功小功緦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練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縟也斬衰之冠鍛而不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內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爲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皆

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以衰爲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爲功不可指爲

練服

何孟春餘冬序錄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翰讀喪禮云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子得遂於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若師之無服也服緦以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爾古未之聞也古於門人者蓋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牡麻絰非若師之無服也服緦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申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高祖父母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苟以齊衰爲高祖宜小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齊衰期

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邵寶喪禮雜記五月之間而易之喪自成服至小祥而練歲則期矣衰能無易乎今有百日而練者有六旬而練者不如易也

林大春與趙汝泉書喪服之制既祥易練亦禮也然而士家鮮服練服者爲其近於禫也時未期不忍遽變也蓋孝子之志也至於大祥之後不得不服禫者制也爲其逼於初也夫禫者淡然舒緩之義也情無窮而制有限不敢過也詩曰庶見素冠今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今譏不能終三年之制者也夫素冠即禫服也世人至祥而止不能服是以素冠不見而詩人思之也由此觀之禫服素圓領冠素冠束帶今似不安謂宜易之制必行無疑也案制有官者遇禫服素圓領冠素冠束帶今似不安謂宜易以素巾大帶斜領此亦禮之稱也且夫當禫而負重衰是逼初戚也驟爾易吉是忘親也故君子不忍也是先王制禮之微意也是以人子於親沒之後遠庖廚屏羞薦於是有蔬食終身不與高位絶綺麗之觀去珠玉之飾於是有卉布終身不事游宴聞絲竹管絃之音而慘然不樂於是有野處終身不奉通都貴人以極耳目之娛是謂君子有終身之喪也非以服之謂也故曰先王制禮之微意也不可不省察也唯足下高明而裁擇之幸甚

王廷相喪未緦服說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之內其服何如王子曰崔氏云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斬纕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哭婦人去笄而纕如故不徒跣不扱衽亦著白布深衣此未小斂時所服也小斂畢斬衰男子以麻扱髮女子以麻爲髽齊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纕以布爲免婦人皆去笄纕以布爲髽大功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髽但素笄除其服自緦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斂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曰古人之爲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如何曰古今冠服異宜用其意可也其大斂也男子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以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帕頭之制其既小斂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帶白布巾而加絰於其上腰絰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纏其髮爲髽齊衰男女免而髽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又汝亦可也○又曰三年之喪以漸而變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有之矣斬衰裳苴絰絞帶冠繩纓苴杖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布帶疏屨削杖此既殯之成服也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服葛絰至於小祥則除首絰服練冠素纓中衣黃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纓中衣黃裳朝服練冠中衣素緣祭訖更首著練冠素纓身著十五升麻布深衣中月而禫祭以玄衣黃裳祭訖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練纓繆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平時其衣服之變如此也曰古人喪禮之變如此今之人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飾哀也務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如此錀不能周於文焉亦庶幾乎喪之大節也

汪琬曰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服葛絰至於小祥則除首絰服練冠衣黃裏緣緣繩屨無絇至於大祥則除衰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絇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爲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蓋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案練衣鄭玄謂爲中衣孔頴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温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又曰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萬斯大曰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所以然者親喪至痛日月甚長而衰麻之麗不可以久故每因吉祭而爲變除之節觀先王制禮雖曰親喪外除而所以節哀順變者尚使之由漸之輕故哭踊亦皆有節蓋不如是賢者無由俯而就不肖者無所跂而及此禮遂不可傳不可以繼也內哀且當以漸殺外服自宜

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
其服至麤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
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唯
三年者有受即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
唐開元禮迄於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
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既葬以後竟不
服齊斬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
至麤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由
唐世以降士大夫惑於地理既不克三月而
葬則無所憑以為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
七七百日之說如開元禮政和禮諸書陰
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當七七之期或百
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

以漸輕彼夫始死不食既殯食粥既葬疏食小祥而菜果大祥而醯醬禫而醴
酒飲食以漸而加也始死居倚廬既葬柱楣小祥堊室大祥復寢禫而牀居處
以漸而進也何獨衣服而不然乎孔子之論喪曰戚容稱其服言內心之哀視
外以為之節也是則服之變除蓋與哀情相終始矣然變者則不遽除而除者
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
遽變之心若人為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為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為
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為練冠祥而更易為縞素禫更易而纖此冠
之變也喪衰為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為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
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
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也又問傳注云大祥除
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承衰之衣於經無所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則
未期不練不緣可知故大祥又變而麻衣禫後始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
若夫首要之絰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
絰變要麻婦人以葛絰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
既練男子除首絰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絰而首葛不去間傳及小記所謂除
喪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約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首絰婦之要帶也則除而不更變
者也喪服之變除者蓋如此嗚呼古人於親喪居處飲食衣服無一日之安其
於變除之節噫古今人不相及何至於親喪而亦有如此哉然綺穀其中而衰麻其外素縞於暫而雜服於恒
其非者此非論不知有變除之節亦且無所牖其

乾學案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於卒哭受服

小祥之後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經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邪今茲篇所載大都先王之禮詳而後代之禮略非故略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於練禫之服開元禮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於衰絰諸篇故不重載云○又案戴德喪服變除崔氏變除古人論禮皆以爲據隋書經籍志載喪服經傳義疏甚多唐書藝文志存者漸不多矣以今考之喪服變除不可以不講也止就斬衰三年言之自雞斯扱衽至於成服自吉而之凶也自

筮宅至虞純是凶禮而間用吉也自卒哭至除服自凶而之吉也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上衽深衣之前衽也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謂易去朝服著深衣也崔氏變除以爲十五升白布深衣也此變服之始也庶人無朝服唯深衣飯含之時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疏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也變之次也小斂環絰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也戴德喪服變除以爲素章甫冠章甫委貌一也變之三也卒斂馮尸主人髽袒去笄纚而紒也散帶垂絰苴絰之外更有絞帶鄭康成以爲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也變之四也

奉尸柩于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絰于序東謂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于序東士喪禮先踊而襲絰諸侯則襲絰而踊變之五也大斂主人及親者卒塗主人復位襲既殯脫髦諸侯禮小斂主人脫髦髦以麻士既殯脫髦者俱第三日變之六也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第三日成服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始備記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於成服日絞之也蓋變者七而成服人子之至痛矣筮宅則免絰聽卜則去杖不純凶也此成服後變一也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髽猶免也男子免而婦人髽崔氏變除云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以啓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也變二也自殯宮袒而啓還于祖正柩主人襲爲朝祖變也二也將載主人先祖乃載載訖而襲爲載變也三也商祝御柩乃祖既祖訖乃踊而襲爲將祖變也四也公賵而祖送于門外襲五也君親臨喪變服無有定時賵有一定儀節主人祖柩車乃行出宮襲爲柩行變也六也從柩不可無飾於道得免而行若葬遠則著冠至郊乃著免七也檀弓云弁絰葛而葬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鄭氏以爲唯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崔氏變除云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似大夫士亦弁絰但未明在脫載之時乎窆之時贈之時

乎其變服八也屬引主人祖乃窆窆而襲九也贈用制幣玄纁贈卒更袒而拜賓拜已乃襲九也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十也虞之日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葬服者即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也有故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皆冠及虞則皆免十一也自筮宅至虞有此十一節卒哭主人說絰帶于廟門之外言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明旦為祔期因祔變之此除服之始變之一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麤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概成布也是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而更以七升布為冠葬後哀殺衰冠亦隨而變輕也以葛帶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齊衰削蔗屨變之二也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變之三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以卒哭後之冠七升布為衰裳謂之功衰而更以八升布為冠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緣為飾明外除也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是時去首絰唯餘要葛繩屨無約大功繩麻屨也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前此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更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而加裼變之四也再期而大祥

朝服而筮尸變之五也大祥白屨無約幷去
經杖繩屨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素縞麻衣釋禫之禮
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
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
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從祥至
吉又有數變祥祭朝服縞冠變之六也祥訖
素縞麻衣七也禫祭玄冠黃裳八也禫訖朝
服綅冠九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十也既祭
玄端而居十一也自卒哭至除服有此十一
節斬衰重服唯既殯成服以後虞卒哭以前
三月之內具衰裳絰杖帶冠纓屨之制卒哭
而後以次除殺雖曰斬衰三年其實喪服以

時變除創巨痛深莫如此三月爲甚然有故
乘惡車而出或爲經營宅兆未必朝夕居廬
又筮宅則去絰聽卜則去杖三月之內容有
不純用凶服者至葬後哀情漸減服遂漸變
從輕以復其初先王制禮最重者送死大事
而又恐以死傷生故喪服有變除哭踊有時
候所以節其哀而順其變其間輕重等殺皆
因人情而爲之制雖自後人觀之以爲委曲
繁重而揆之天經地紀有斷乎不可廢秩乎
不可紊者苟明於變之節文則於禮也思過
半矣○又案聖人之立制因人情而爲之者
也哀重則服重哀輕則服漸輕始死充充如
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喪服之重輕遂即以是爲斷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或哀已盡而引而致之於禮或哀未盡而使之自割以禮故其變除有漸謂之中制曹風之思見素冠素衣是十三月之練服思見素韠是大祥祭服疏所謂從初縗末而思之亦可以知其變除之有漸也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一

乾學案君子之於禮終身焉而已古者婦人娠身則有胎教之禮將生子及月辰則有舉子之禮子生三月則有命名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疾病外内皆婦疾者養者皆齋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正人道之終也若夫知學以來息養瞬存造次顛沛罔敢或怠更可知矣故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其敢一日忘此哉予述喪儀節以疾病正終冠其首凡以爲君子所兢兢

者亦不敢忽也儀禮十七篇喪居其四一曰喪服二曰士喪禮三曰既夕禮四曰士虞禮喪服一篇予已取爲喪期餘三篇則皆儀節也蓋其說爲特詳昔朱子嘗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編爲通解之書諸禮次第告成獨喪祭未竟勉齋黃氏續成之信齋楊氏又附圖焉予取兩家之章次益以後世之制參萃成篇其說大約相同唯古禮設重温公始易以魂帛襲斂之衣古多今少祔祭之禮温公詣祖主於廟並設影堂殯塗之禮朱子除之卜宅告后土之禮古闕今備斯雖少異要皆無戾於古夫聖人之制喪禮也蓋欲爲人子者順天道以事其親焉爾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則爲之絞衾衿冒棺槨牆翣宅兆以安之壤樹以固之所以謹其襲藏者無弗至也知魂氣之必有所託也故既葬迎精而返虞祔練祥吉祭而配於廟人道終而鬼道起矣三篇之制條目千端舉其大要不出乎此自是以外世俗所爲皆禮所不設也當世士大夫未嘗不用家禮而往往參之流俗間嘗論之古者喪禮不舉樂誠謂哀樂不同時亦欲致其嚴靜也今則盛奏軍樂震盪魂魄其失一矣古者喪次哭泣擗踊之外無他焉今多用浮屠老子之法謬稱資福於冥路實取喧雜爲飾觀其失二矣古者三月而葬葬

而卒哭今以七七百日爲斷亦始於僧家其失三矣古者葬不擇日一以禮制爲期今惑於陰陽拘忌每失之緩甚至未葬而除服其失四矣古之弔者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無以冥鏹楮錢爲弔者不知何自始其失五矣若夫推干支以避煞神焚魂衣以代皐復案巫牒以招游魂未練釋衰而謝慰殯旁張樂以醳賓皆失禮之尤者聊舉大端用砭愚俗自非達於幽明之故通乎古今之變者烏足以語此哉

疾病

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凡記者皆是經不具記之便充經文也適寢與適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謂之牆必在北墉下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

敖繼公曰適寢正寢也此云適明經所謂適室者爲適寢之室爾

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注憂也○疏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

敖繼公曰養者齊欲專心於所養者也

徹琴瑟注去樂○疏君子無七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於樂故去之

敖繼公曰必易之者爲不可使之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

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謂更加新朝服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褻衣謂故玄端新衣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注爲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四體各一人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之人終於其手也

敖繼公曰持體亦其手足也

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注爲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疏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喪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

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疏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寢東首於北牖下 注爲君來視之時也病者
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
李格非曰東首所以歸魂於明
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於陽北牖下
者明其終於正也 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
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加朝服
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注憂不
正之言 琴瑟不御 注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注憂不在味
爲容也 言不惰 注憂不在私好惰不
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注自若常也○
疏食肉不至變
味猶訖食肉但不訖多爾變味者
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陳澔曰此乃養父母疾之禮不
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爾猶可飲酒但不至
醺酣而顏色變爾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
怒罵曰詈怒而至詈言是甚怒也皆爲忘憂故戒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注嘗度
其所堪醫
不三世不服其藥 注慎物齊也○疏凡病疾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
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
三世是慎
物調齊也

程子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亦
不可不知醫
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 注不喪服求生主吉
惡其凶也遂以主其
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
喪服 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
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者今死者當服亦皆三日成也 養
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尊謂子弟之屬
謂子弟之屬
陳皓曰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己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
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己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與死者有親也然亦
不著己之喪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
未致其養今死乃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己之喪服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 疏案喪大記君於大夫
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
有師保恩舊之親三問謂
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注孔曰誄禱篇名○疏孔
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

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注包曰疾甚曰病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疏少差曰間馬融曰就使吾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吾寧憂棄於道路乎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君○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卧不能衣朝服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疏檀弓鄭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漢書蕭何傳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

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後漢書鄧禹傳禹寢疾帝數自臨問

吳漢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

趙熹傳熹疾病帝親幸視

樊宏傳宏病困車駕臨視留宿

陰興傳興疾病帝親臨問

桓榮傳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親奔其家問起居下車擁絰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卿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乾學案尊師重道至於此極千載下讀之猶

爲魄動況當日乎故東漢氣節獨盛然則尊
師重道之報不亦多乎
唐書高士廉傳士廉有疾帝即所舍問之疾甚帝幸其
第爲流涕
魏徵傳徵疾甚帝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
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
段志玄傳志玄疾帝臨視及卒帝哭之慟
薛收傳收寢疾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
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及卒王即太宗哭之慟圖遣使
弔祭贈帛三百段
杜淹傳淹疾帝爲臨問
杜如晦傳如晦以疾辭職醫候之使道相屬及病甚詔
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薨帝哭爲慟

房玄齡傳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
決詔皇太子就省
李綱傳綱疾帝遣房玄齡至家存問
封德彝傳德彝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
第
馬周傳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
詔尚食具饌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
岑文本傳文本至幽州抱病帝臨視流涕卒之夕帝聞
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高季輔傳季輔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
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柴紹傳紹病太宗親問之
開元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

隨職供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在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之南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其府國寮屬並部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寮在西俱以北為上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服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向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制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北向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

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外祖父疾苦○問皇后父疾苦○問大臣疾苦皆與勞問諸王禮同○問都督刺史疾苦與大臣疾苦禮同其異者諸引導之官所以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於京師者則謁者引導）○問藩王疾苦與都督刺史同○凡有勞問無正篇者皆臨時約準上禮而為儀注○問外祖母疾苦皇帝遣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為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次南向又於內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

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詣閤授女侍者受奉入授受勞問者

典引引使者以下出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從出各即外門位受勞問者再拜訖內典引引使者以下退舍便次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諸王疾苦與問外祖父疾苦禮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爲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南三丈所設受勞問者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

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太皇太后皇后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即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閤傳付女侍者受之奉入受勞問者也○問諸妃主疾苦○問宗戚婦女疾苦右二條同勞問諸外祖母疾苦○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常侍以下準所慰勞者之尊臨準約東宮問諸王疾苦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

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庭中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者位之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史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復位又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舍便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

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閹宦一人爲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寢庭西階前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者位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東西面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東面立給使奉令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內寢庭位立於使者之右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

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
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
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
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書則攝迎
者於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閤
傳付女侍者女侍者受之奉入授受勞問者○問妃主
疾苦○問妃母疾苦右兩件同勞問外祖母疾苦○問
師傅保疾苦○問宗戚疾苦○問上臺貴臣右三件同
勞問諸王疾苦○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在
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者待
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送及不爲授受之禮
唐書禮志凡問疾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所位於庭使
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主人北面再拜以受制書主人

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
人之疾則受勞問者北面
宋史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
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
而往唯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
焉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黃
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器絹
甚厚太平中鎮寧節度楊信久病瘡忽能言帝異之遽
幸其第加賜賚祥符三年鎮安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
吉疾亟帝將臨視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內
侍諭保吉明日臨省焉六月幸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
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奩熙寧七年詔頒新式
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

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並入內內侍省取賜

太常因革禮通禮皇帝問大臣等疾苦其禮遣使者持制書至疾者之門贊禮者引受疾者未間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太常新禮凡大臣有疾有乘輿幸其第以問者○通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宗戚疾苦使者至受勞問者第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受制書○太常新禮國朝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每疾皆乘輿臨問小疾在假或乘輿幸其第其宮邸在禁中皆不時以往○國朝會典天聖二年五月幸崇眞資聖禪院視申國大長公主服慈正覺大師疾是日大長公主薨上後幸其院遶眞五年五月皇太后幸楚王元佐宮問疾是日薨上幸其宮臨

眞

政和禮皇帝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於大門外設使者位於受勞問者之左（此下有闕文）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史二人以案奉詔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

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皇帝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望闕位立內侍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以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詔書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於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詔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以女侍迎攝受詔書如上儀以所受詔書詣寢閤授之中宮遣使問諸王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有司於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位南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東西向給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

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
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中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
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少
北設使者位南向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
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內
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
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
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
讀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授令書退授受勞問者
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
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
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閣授之

東宮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所司於受勞問者之第
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
位東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
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
向史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
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立史捧令書
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
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令贊者曰
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
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令書授
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
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
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

受如上儀○東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西階下設使者位東向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受勞問者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授之（其皇太子於諸王帝姬疾從家人親屬之禮遣近侍勞問則受勞問者待之亦從家人之禮不拜迎拜送與授受之義）

明集禮皇帝遣使問王公大臣疾病儀是日奉命至病者家攝受問者（或尊長或子弟）出接於大門外之右引禮引使者入至正廳東南面立引攝受問者入就廳下拜位北向使者前稱有制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攝受者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攝受問者跪使者宣制曰皇帝聞某官某疾遣臣某勞問宣制畢贊禮唱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攝受問者入告於病者出復命引禮引使者出攝受問者送出於大門之外使者還奏如問公主疾病則遣內侍監宮禮同（駙馬或子孫攝受問）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

正終

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註君子重終爲其相襲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註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卿妻也未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遷其正寢士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方慤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

既夕記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註備褻○疏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於其手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乃行禱于五祀註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

二祀曰門曰行○疏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孝
子之情故乃行禱五祀望佑助病者使之不死也
敖繼公曰士之得
祭五祀於此可見

乃卒注卒終也主人啼兄弟哭註哀有甚有否於是始
去冠而笄纚服深衣
敖英東谷贅言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
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以求身代庚點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以求
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閣奏樂以動其心
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
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佑助醫藥之一術
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註齊
繫

僖公三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註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于小寢即安也註小寢夫人寢也譏公
非正也註非路寢也就所安不終于路寢○〔穀梁傳〕小寢

文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傳〕

臺下非正也

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註公適楚好其
宮名楚○〔穀梁傳〕楚宮非正也註楚宮別宮
名非路寢

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註高寢宮名不
於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呂坤四體疑正寢下室夫人世婦所以辨貴賤也士庶人無多室正喪終於正
寢無正寢從宜○諸侯大夫家有正寢小寢下室蓋家富而室多故所在皆足
成喪受弔士庶之家或兄弟子孫同宅甚者夫婦所居室僅容膝殯死者則生
者且無所之又居近內宅院無中當男女不宜混雜弔客何以成禮故凡夫婦
正喪不分尊長卑幼皆以正寢如無旁室則殯於正寢之邊楹不受祭奠可也殯必所不宜每室皆在負賤之
家總於一室似
於人情為便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四月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
下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蔑也公與公治冕服註以御服
玄冕賞之固

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註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定公元年正月葬已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註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注泰山衆山所仰梁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也又以三王之禮古已夢疇發其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象兩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王坐之處宗尊也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黃榦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宗己之道註言尊為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搖鄭註又以為欲人怪己孔疏亦以為寬縱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既病之餘閒適之際

德容如是也

陳祥道曰聖人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搖自得之壙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憮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哲人之萎以與人為徒也

方慤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以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疏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註子春曾參弟子元申參之子簀牀第也說者以晥爲刮節目舉扶而易之病雖困猶勤於禮○晥

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爾雅釋器簀謂之第

河南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禮實禮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禮得之於心自別若

陳祥道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祿則是未嘗爲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宜曾子之所不爲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故也是雖則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簀其養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而其行至於易簀子路之死不忘結纓成子高之死不忘擇葬是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武子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陸佃曰始息者且止之詞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垂死之際胡銓曰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事矣故曰斯已矣游酢曰曾子之於始終雖一簀之不正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既至則臨死生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此學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訓詁言語爲事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知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君子苟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人知向方矣苟其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斯人失其性而死耳葉適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爲終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

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鸇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敎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斷也事卒爲終消盡曰澌

陳祥道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爲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沒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爲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注以爲欲使成志不可曉

黃榦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爲小人之死者蓋

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

胡銓曰終謂

以禮終始

游酢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己而無愧忤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苟行己無愧忤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苟得其死在君子爲得其終在小人爲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學者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之道觀曾子子張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註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

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卿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

葉夢得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爲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陸佃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詞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變夫人言后其流蓋及上也顧命如此忠敬之至也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漢書何並傳並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斂容下棺

後漢書列女傳陳文矩妻穆姜年八十餘臨終敕諸子曰吾弟僧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臨亡遺命賢聖法也汝曹遵教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諸葛亮集遺表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姦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魏書中山恭王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駑齒營吾兆城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日薨

南齊書顧歡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尅死日卒於剡山

陳書周弘直遇疾且卒乃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戔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後須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唐書李大亮傳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蓁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

高儉傳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

姚崇傳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

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噬詆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於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倏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令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愼不得爲此

席豫傳疾篤遺命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資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

李夷簡傳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翺韓文公行狀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污我

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據陰陽所謂吉凶一無

曾鞏撰林逋傳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

宋祁撰孫宣公奭行狀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塗四十年訖無悔尤乃今奉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爲知命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爲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當無內婭妾獨若與諸孫在庶不死於婦人之手

歐陽修撰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公以疾薨於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顧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歐陽修撰楊諫議畧墓誌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怵惕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唯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

范鎮撰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范鎮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爲我達之粤五月丁酉公薨

司馬光撰張恭安公存墓誌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皆聰明輕利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

王安石撰曾諫議致堯墓誌公疾不起遺戒曰毋陷

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尋卒

宋史邵雍傳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

程子記邵先生遺事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便去他疾甚幸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聽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有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何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入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孫奇逢理學宗傳堯夫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蘇軾撰趙清獻公扑愛直之碑公將薨晨起如平時子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

曾肇撰彭待制汝礪墓誌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終於正寢

橫渠先生遺事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已矣門人衰絰挽車以葬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年譜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頗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呂宣義大鈞行狀君既感疾一日命內外灑埽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

李籲劉博士絢墓誌君跬步不忘學既病與子言曰每瞀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時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曮撰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爲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胷中人安得知君第爲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啓之薨之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

朱熹撰張忠獻公浚行狀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嘆曰吾大命不達矣手兩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能歸葬先人墓次即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餽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晡時命子拭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

趙雄撰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二

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廼上表謝事悉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

朱子大全劉子翬屏山先生墓表先生始得疾即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偏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侍疾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達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

承事郎潘景憲墓誌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

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誌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

陳師德墓誌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

何叔京墓誌君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曹建墓表君知病不可爲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幾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

程端蒙墓誌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早就羣書以竢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

朱熹傳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朱子節要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理學宗傳陸象山先生傳一日謂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

尹和靖焞傳疾革時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純至如此

陳龍正學言詳記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爲福箕子爲萬世人破惑消貪於斯爲至微是人將以不死爲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桎死非考也畏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顛蹶非考也久疾沈纏非考也即采薇剖心之清貞大節非考也蓋可以爲德不可以爲福惟建極

之世康強之身氣漸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逝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許文正衡傳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

胡長孺傳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邪長孺曰精神與死生無涉至夕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

陳樵傳家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卒且卒默坐一室不食飲踰日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脩然逝

王文成守仁傳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踰梅嶺疾甚門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晚泊清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羅文恭洪先傳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然而卒

羅近溪汝芳傳戊午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衣冠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之次日掖出中堂

整衣冠端坐而逝

〔兩浙耆舊傳〕趙撝謙爲瓊山縣學教諭卒於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予之身在太虛中如水爲水而今將爲水矣水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